

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/小說組首獎

瀛苑副刊

「五虎崗文學獎」自民國68年創始至今，猶如本校醞釀人文醇酒的橡木桶。長期以來，許多年輕作家在這項文學創作中嶄露頭角，激盪出文學的心靈。現今享譽於文學界的作家，如陳映真、方華、鄭寶娟、蔡素芬、朱天文、伊格言等，皆出自於這培育文藝人才的搖籃。第23屆「五虎崗文學獎」已於今年5月公布得獎名單，徵稿類別有小說、散文和新詩三類，各取一名首獎、推薦獎，及3至4名佳作，得獎者獲頒獎狀及獎金。得獎作品將集結成書公開發行，本報將陸續刊載得獎作品以饗讀者。

瑪莉蓮就是不信邪

先給我一杯酒好了，隨便什麼都可以，我覺得酒的味道都一樣，沒錯，他們又不是人，別管那些調酒師所謂「酒也有個性」的廢話，反正給我一杯隨便什麼酒都好，我只是需要放鬆，說點話。

我要說的是，我有一個朋友。

很多人聽到我這麼說都會覺得：接下來我要說的事情一定有點荒謬白痴，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會確定那百分之百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蠢事，你知道的，找個人來頂替自己的過錯，是大家都會做的事情。但是，唉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瑪莉蓮就真的是存在過這世界，而她永遠反映在別人印象裡的就是那幾個字：「瑪莉蓮她就是不信邪！」

瑪莉蓮是我某一個時期的同學。其實我還沒有從學校畢業多久，但很奇怪的是，我在離開瑪莉蓮身邊後，就再也想不起來，我到底是在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，還是幼稚園或補習班裡當過她的同學？她對我說過的話到底是用那一種年紀的歷練那一種天真？

有時候我覺得，我對瑪莉蓮的記憶，就像清洗鍋子時的油渣，即使沒有特別想，下意識就是會伸手慢慢刮掉，但一定又刮不乾淨，然後看到殘塊時會莫名奇妙的懷念已經消失痕跡的部份。瑪莉蓮發生過的很多事情就是變成這樣雪亮光滑，明明知道一定存在過卻一點也想不起來的。所以我只好靠點酒精幫忙，真的，放鬆一點我會想起很多事。

總而言之，就當個笑話聽聽也好，我有一個朋友瑪莉蓮，瑪莉蓮大概就是個姓馬的女孩子吧，叫做麗蓮或香蓮的。我認識她的時候，不知道？什麼那個時候大家都流行

叫對方英文名字，還不能是太普通的珍啊妮可啊，所以她就那樣睜大眼睛告訴我，「喂，那我想叫瑪莉蓮。」我當然沒有意見，那時候我自己也有個亂七八糟的英文名字，叫亞莉克西亞什麼的，哪有資格說別人直接用名字取諧音有什麼不對。她很喜歡這個名字，所以同學們連中文名也不可以叫她，誰叫了她就會轉過頭生氣，直到你用她的新名字洋腔洋調的向她道歉才行。

瑪莉蓮是個怪人，徹頭徹尾的怪，這可能跟她兒時的創傷有關：瑪莉蓮小時候死了一個朋友，叫阿德，聽說是在大家一起玩捉迷藏的時候被車撞死，倒楣透了的傢伙。結果他死了之後，過沒多久瑪莉蓮就宣稱阿德附身在她的身上，偶爾還會偷摸她的屁股。（阿德的媽媽？了這件事大為震怒，說唯一的兒子都已經死了，為什麼還要攻擊他的品德，要知道阿德從前在學校的操行成績可是甲上！）

小孩瑪莉蓮本來的人緣也還好，從阿德的媽媽大罵她是個可恨討人厭的小賤貨後，至此人緣更是一路跌停板。當世界上沒有人想理會瑪莉蓮，她只好自己嘗試跟那個怨靈阿德對話，但阿德也不理她，「所以我就開始找通靈的方法喔！」瑪莉蓮在某天夜裡跟我聊起這段往事時，得意洋洋的這樣說，感覺就像蕭邦回憶他開始學鋼琴的時候。既然決定通靈，從此越是旁門左道的事，她越是勇於嘗試，比如說碟仙啦錢仙筆仙，嬰靈小鬼扶乩，骨頭牙齒撒旦崇拜等，有些我們想都沒想過，噁心恐怖到不行的事她都做過，還曾經跟某個大師進行所謂「靈交神修」，雖然後來大師被捕入獄，但瑪莉蓮堅持她跟大師脫光衣服一起修行之後，她依然是處女，而且真的獲得性靈上的提升。（瑪莉蓮的這段供詞卻讓大師又多關了三年）

反正瑪莉蓮從小到大對於通靈真的是狂熱至極，但是不知道是八字太硬還是天生性格，瑪莉蓮什麼靈異現象都沒看過沒聽過也沒被壓過，靈異節目那些標題「養小鬼惹禍上身」「碟仙易請難送」在她身上也完全不適用。人們苦勸她無效，最後只好用這樣的結論：她還真是不信邪。說起來很好笑，她明明就那麼相信邪門歪道不是嗎？

至於那個阿德呢？瑪莉蓮說，阿德一開始不理她，後來卻慢慢會給她一些啟示，讓瑪莉蓮想起來時都會咯咯的笑。比如說帶她去找很多以前的朋友，還有看看以前的老師啊、家長啊，大概因為是個小鬼，阿德總會找出一些有趣的事情給她看，「像以前一個對我們很兇很兇的一個女老師，妳知道嗎？她居然是校長的小老婆耶，阿德帶我躲在巷子旁邊，看校長夫人拿高跟鞋追打她，她一直哭，跟個小兔子一樣躲在校長背後。」「還有我們班以前功課最好的男生，連唱遊都可以拿九十九分的那種人啊，他現在每天考試都在作弊耶，好好笑喔，我還以為他很聰明，以前還很喜歡他耶！」

如果這種快樂情況再繼續下去，我很確定瑪莉蓮她有一天一定會跟阿德舉行冥婚

，她就像跟初戀情人重溫舊夢一樣，每天都等阿德帶她出去玩，但是好景不長，跟阿德一起度過的快樂時光後來就結束了，那時瑪莉蓮忽然淚眼汪汪的跟我說，阿德走了。這件事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另一個人的死。

瑪莉蓮有個雙胞胎妹妹，我看過幾次，是完全不一樣的瑪莉蓮，臉很像但大濃妝，怪怪的頭髮跟龐克打扮，每天都叼根菸遊蕩在校園內。基於一個很冷的無聊笑話，瑪莉蓮的妹妹我們就簡稱為夢露好了，她本名大概也是香蓮或愛蓮，無所謂。

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，夢露就上吊了，在學校操場旁的一棵大樹上，踩著課桌椅就用童軍繩上吊自殺了，第二天被大家發現時引起一片騷動，那時我陪瑪莉蓮去打了幾個電話連絡家人什麼的，回來時走在路上，每一個人都在著急的向對方訴說他知道的真相，關於夢露為什麼要死還有所有死時的細節與死後的現象。那種感覺很奇妙，我們走在路上，沒有人知道瑪莉蓮跟夢露的關係，但是每個人都在說著同樣的事，夢露好像變的人緣很好，很多人都想著她，可是這些人明明沒有一個認識她的。我們走過一個轉角，有個戴粗框眼鏡妹妹頭，看起來是個功課很好的女生迎面走來邊跟朋友尖聲說：「我敢肯定她有嗑藥，拜託一定有啦，她那種人！」

那女生嘴裡的「她那種人」想必是夢露，可是她怎麼能夠清楚知道夢露是那種人呢？在她離開之後，我們都靜靜不作聲好一陣子，直到瑪莉蓮忽然開口跟我說：「欸，是我殺的，我殺了夢露。」我嚇了一大跳，這種事真的很嚇人對吧，換作是別人可能都嚇的哭出來了。

但是瑪莉蓮非常平靜的繼續往下說：「她跟我說她很糟，她看見很多奇怪的事，比如說她有天從等待開動的捷運上，看到對面山頭有一場大火，好大好大的火，整個山頂都是黑煙，天空都灰成一片，那時捷運上有好多人所有人都跟她一樣看的目不轉睛，可是等她下了捷運回家，卻看不到任何有關的新聞，打電話去山林保護這一類地方問，人家也跟她說沒有，那地方從來都沒失過火，就連她看到同班的女生也在認真看著那場大火，到學校那個女生卻告訴她，那天根本就沒有火災，是她想太多了。」瑪莉蓮在學校走廊上的鏡子前停下腳步，深深望著我的眼睛說：「她說她還看見好多人，她認識的人，那些人其實是狼跟狐狸，用兩隻後腳直立著走路。但是別人都告訴她，她看見的真相都不是事實。所以她很想死。我是她姐姐，沒有理由不幫她。」

「不過我其實也只能陪她去吃頓營養的晚餐，幫她搬椅子，幫她買一條堅固的童軍繩，然後安慰她不要害怕，再幫她推倒椅子。」瑪莉蓮繼續說，我有點毛骨悚然但是試圖穩定自己情緒：「嗯，所以嚴格說起來也不能說是妳害死她嘛，她畢竟是自己想死的。」瑪莉蓮瞪大了眼睛看我，那張臉讓我想到平常畫了眼線突顯眼睛的夢露。她

說：「可是夢露一套上去就哭著後悔了，她說她不要死了，她可以假裝什麼都看不到，沒有火災，也沒有狼跟狐狸，什麼都沒有。我看她這樣不行，就硬是把椅子推走，她才成功的。」

應該可以想像我當時冒了多少冷汗吧，我當時快哭出來了，但是或許是因為瑪莉蓮的異常平靜，反而讓我也平靜了下來，我裝做很成熟的說：「那也沒辦法，夢露反正也死了，我們就當沒這回事吧。」瑪莉蓮點點頭，但是忽然哭了，是眼淚瞬間就淹沒眼球的那種哭泣方式。她眨眨眼淚水，我本來以為她難過夢露的事，她卻悲傷的說：「阿德走了，怎麼辦？」「怎麼會呢？」我回答的不太專心，一方面在想夢露會不會變成厲鬼這件事，一方面因為我從來都不覺得阿德在她身上。「我不知道…我推倒椅子的瞬間，阿德就走了。」「是喔。」我其實沒有存心敷衍，但不然你要我說什麼？說那我們試試看讓夢露進駐好了？

但是自從瑪莉蓮宣布阿德走後，她就變得極度沮喪，情緒起伏非常大。有時候我不得不把她關在我們一起住的地方，不然很有可能她就走上頂樓去找夢露和阿德了。有一天我回家，發現她已經不在那裡，我緊張了一下，本能反應就往窗口下看，還好，底下什麼都沒有。

她離開了，說真的我其實有點鬆了口氣，一直照顧瑪莉蓮讓我真的累了，她太難控制，我真的不懂她為什麼就不能像我一樣好好過日子，當她那種人生活也未免太麻煩。

不過兩三天後，我不太記得確切日期，反正瑪莉蓮就回來了，帶了一個小旅行袋，笑容滿面的回來。她那種笑容我有點怕，因為她上次就是這樣笑，然後給我一塊據說是殺死三百多個泰國人的鱷魚牙齒，她要拿去撒旦祭拜的信物。她把旅行袋放在我面前，沉甸甸的，我看了她一眼，她示意要我看裡面，我只好鼓起我最大的勇氣拉開拉鍊，當下金光閃閃的，袋子裡面是一尊神像，有四張臉。我就知道不會是什麼正常東西！我馬上哀號了一聲：「媽呀這什麼啦！不會是緬甸惡魔吧？」

「說什麼傻話！」瑪莉蓮笑盈盈的拿出神像，我發誓這是我看過她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候。「這是東區一個大叔賣給我的喔！妳再看仔細點，這是四面佛！」「四面佛？」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，聽說是佛，我就稍微放心了一點，可是我細看了一下之後，唉不要，我現在不想回憶那四張臉，反正我可以告訴你，那絕對不是會讓人感到舒服的長相。「我怎麼覺得祂好像人格分裂，很不開心的樣子。」我喃喃的說，瑪莉蓮卻不理我，她自己抱走那尊神像拿去供奉了，然後還很不敬的幫佛像取名叫阿德，我聽到她這樣叫都快翻白眼了。

後來我聽別人說那種佛有點邪門，不要隨便招惹比較好，我當然是很有義氣的告訴了瑪莉蓮，但是她根本不怕那些，我沒辦法，只好自己跑去廟裡安太歲，祈禱神明保佑我。捐了一大筆錢後，廟公才高深莫測的說，只要我規規矩矩的過日子，應該可以活得好好的。

如果要日子規規矩矩的過，我於是開始跟瑪莉蓮保持一點距離，那時很多事我都不太記得了，但她大約是察覺到我的冷淡，所以就在某個下大雨，好像還打雷的晚上離開了，這次真的是消失了，再也沒回來過，雖然這麼說對她不太好意思，但我因此過了很多年幸福與恬靜的日子呢。

最後僅僅是這樣嗎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？我也在想，嗯，我其實慢慢有點印象了，我再想想，我快想到了。

讓我再喝一杯酒好了，放鬆一點我才能花心思回憶瑪莉蓮。嗯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必須很坦誠的說，瑪莉蓮她走後有一段時間，我相信是我害死了她。唉別驚訝成那樣子，我說的不是掐死她或什麼的，只是她那個時候啊，交了一個男朋友，叫什麼來著，對，叫阿德，不是那個怨靈啦，也不是那尊四面佛，不過我想瑪莉蓮之所以看上那男生也是因為想起那個怨靈吧。阿德長的還不錯，蠻像電視上一個男明星的，之前剛離婚那個有沒有？

對，就是他。瑪莉蓮於是裝成很乖很清純的模樣，她裝成那樣子之後看起來就像一個好女生，很快阿德就開始追她，他們就交往了半年左右。

我那陣子其實很嫉妒瑪莉蓮，有時候女生常常會這樣的，覺得別人條件明明沒有自己好，憑什麼釣到一隻自己看上的魚，然後她常常拖著我講一個晚上，說阿德怎樣怎樣，我實在很不甘心，所以後來我就偷偷打電話給阿德，約他出來見面。男人嘛，酒灌幾瓶甜言蜜語說幾句後，他幾乎是自己把我拖上床的。第二天我宿醉的頭都要痛死了，瑪莉蓮又來找我，又開始講阿德怎樣，一下是活人阿德一下是死人阿德的，我都快瘋了。一時衝動就把她帶進我房間，看床上光溜溜的活人阿德。她嚇壞了，他們交往那麼久大概也只到牽手的地步，她一直以為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是有可能的，傻透了。

我那時候藉機把我認識她以來所有的不滿通通發洩出來，狠狠的大罵了她一頓，神經病大概罵了十幾次，最後還惡毒的說了一句：「妳還是快點去找死人阿德吧，他那裡的生活應該比較適合妳！」

其實我覺得瑪莉蓮根本就不懂我用生氣在掩飾心虛，畢竟我搶了她的男朋友，但她當下居然也沒有生氣，淡淡的聽完後就那樣走了，從此以後就消失了，我再也沒看過她。如果她真的跑去自殺了，那不是等於我害死她的嗎？不，話也不能這樣說，你想想看，她要是真的正常也不會因為這種小事死掉，對吧？我覺得她的消失還是因為那尊四面佛，不是有一個明星拜那個佛結果也死掉了嗎？她大概就是抱著那尊佛默默走著自己的人生，然後找了個懸崖就跳下去了吧。

不是，我雖然這樣講，但我也不是無情啊，反正瑪莉蓮她就是不信邪，我能怎麼辦？

你不覺得這世界上很多我這種人，然後我們都好好的生活著，瑪莉蓮她那個怪人，在哪裡都活不下去，不是嗎？

好啦，都快七點了，我不能再多喝或多說了，該去跟我帥氣的醫生男友約會了，小姐麻煩幫我買個單。對，我是會員，那邊那一欄就是我的資料啦，看到沒？藍色那一欄，那有我的照片啊，就那一張。

對，我是馬小姐，馬麗蓮。

2010/09/27